

遗民的江南

——中国文化史上的遗民群落



从政治上看，遗民是一种姿态；从道德上看，遗民是一种操守；从哲学上看，遗民是一种价值信念；从文化、审美上看（也许只有从文化上看才更契合遗民的本质内涵），遗民是一种不可逾越的经典，具有光耀千古的审美价值。

田崇雪 著

 学林出版社



遺民的江南

—— 中国文化史上的遗民群落

田崇雪 著



 学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遗民的江南：中国文化史上的遗民群落 / 田崇雪著.
上海：学林出版社，2008.12
ISBN 978-7-80730-717-4

I. 遗… II. 田… III. 历史人物—人物研究—中国—古代 IV.K820.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71542 号



遗民的江南

作 者——田崇雪

责任编辑——王后法

封面设计——周剑锋

出 版——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学林出版社(上海钦州南路 81 号 3 楼)

电话：64515005 传真：64515005

发 行——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学林图书发行部(上海钦州南路 81 号 1 楼)

电话：64515012 传真：64844088

照 排——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刷——上海展强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640×965 1/16

印 张——16.5

字 数——21 万

版 次——2008 年 12 月第 1 版

200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80730-717-4/I·126

定 价——26.00 元

(如发生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目录

序篇 在历史的夹缝中 / 001

中国的历史太长,中国的治乱太频,中国的王朝太多,悠悠千载,从何说起?

百转千回,我用我灼热的目光去触摸历史的沟壑:在那里,在历史的夹缝中,还有这么样的一些人生活过。他们被历史学家称作“遗民”,他们被政治家称作“顽固派”、妄想“开历史倒车”,他们被“识时务者”唤作“迂腐”、“死脑筋”、“螳臂挡车”。之所以把目光停留在他们身上,并不为别的,只是因为他们执着的坚守和坚守的执着,只为他们寂寞的生存和生存的寂寞,只为他们选择的艰难和艰难的选择。在这么一个把“实用功利”看得高于一切的国度里竟然还有人把虚幻的、高蹈的“理想”、“信仰”当作“旗帜”永远扛着,“肩上越是沉重,信念越是巍峨”(舒婷诗句)。这多少有些悲壮。

第一篇 “生存? 还是毁灭?” / 007

——伯夷、叔齐的行为艺术

伯夷、叔齐这对贵族公子、难兄难弟,他们是“遗民”的鼻祖,不能不提。“不食周粟”不只是一个简单的吃饭事件、政治事件和道德事件,更是一个艺术事件,尤其是在现在这样一个“行

为艺术”甚嚣尘上的时代,那些在通衢大街上当众裸行的行为艺术家们真该好好看一看他们的先师是如何创造行为艺术的。“贵族”自有“贵族”的生存方式和审美向度。有些人“恨”他们,是因为他们作为“贵族”在历史上所标画出的道德刻度后人难以企及;有些人“爱”他们,也是因为他们作为“贵族”在历史上所标画出的道德刻度可以作为榜样教育别人。“爱”“恨”之间,骨子里奉行的是“功利”尺度,“贵族精神”作为审美向度的严重阙如是这个早熟的民族先天的严重不足。

第二篇 “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 / 015

——孔子的君子人格

孔子,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么一个因父母很不讲“礼”(野合)而诞生的人一生却是如此地执著于“礼”。把孔子拉入遗民的队伍,不知道会有多少人反对,但有一点是可以不反对的,那也就是夫子身上扑面而来而又挥之不去的那股“遗民气”：“郁郁乎文哉我从周。”夫子一生的梦想就是回到古代去,回到那个有条不紊、秩序井然、乐然陶然、诗意盎然的周朝去。当梦想一个个破灭之后,夫子肯定有怨尤,但他没有气馁,而是认认真真地编订好各门教材,实实在在地办起了私立学校,兢兢业业地干起了阳光底下最光辉的事业——教育,用他的一生诠释着一个赤裸裸的真理——真正的读书人与真正的官场是格格不入的。让“读书人”“读书”,让“做官人”“做官”,让“理想”成为“理想”,让“现实”成为“现实”,让一切事物都成为它本身不也是一种秩序井然吗?也许是夫子真正悟到了这些,才有了他那“我与点也”千载之下犹可想见其为人的悠然喟叹。

第三篇 “戴月荷锄归” / 024

——陶渊明的桃源之梦

陶渊明,就是那个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就是那个视“自由”高于一切的陶渊明。就是那个“三分梁父七分骚”的陶

渊明。

在官场衙门和竹篱茅舍之间，在锦衣玉食和粗茶淡饭之间，在前倨后躬与俯仰天地之间，任谁选择起来都是相当艰难，尤其是在那样一个杀头如砍瓜切菜一般，“名士少有全者”的魏晋乱世。陶渊明超越了这种艰难，在试着几次“偃躬”之后，在一场大梦醒来之后，在一首首还沾着泥巴滴着露水的诗歌完成之后，他终于“荷锄戴月”衣袂飘然地走进了中国文化的皇皇史册。

第四篇 “四十年来家国” / 033

——李煜的故园情痴

李煜，就是那个帝王词人，就是那个词人帝王。

美人与江山，词人与帝王，中国至今也没有找到一个“要美人不要江山”的男儿郎，但却找到你这么一个“做词人而不做帝王”的男人。是因为看到了太多的征战和死亡？还是因为骨子里压根就没有那份阳刚？

丢掉江山不是李煜的错，错就错在他不该生在一个“错误”的时代，“错误”的地点，干了一件“错误”的勾当。

也亏得有了李煜的集众“错”一身，不然，当心灵的暗夜来临的时候，我们到何处去寻觅那抵抗风雨护卫心灵的墙。

第五篇 “臣心一片磁针石” / 044

——文天祥的天地正气

文天祥，文章魁首，科举班头。这是制造了数以千计“状元”的中国科举史上真正做到了“留取丹心照汗青”的一个，凤毛麟角的一个。不是靠高位，不是靠财富，不是靠话语权的哄抬，而是靠着由丹田升起的一股浩然正气。轻生死，重大义，敢担当，书生意气，丈夫本色。

第六篇 “位卑未敢忘忧国” / 056

——汪元量穿透历史的琴声

汪元量，一个琴人，一个艺人，一个李龟年式的宫廷供奉。

在历史的竹帛玉简上铭刻着的通常是一些大红大紫大白大黑的英雄豪杰名流权贵而少有来自底层的声音，这是历史的势利，历史的欺软怕硬。汪元量便是靠自己十指于琴弦间的拨弄和颤抖代表着底层倔强地进入了历史。如果说文天祥的宁死不屈和浩然正气还属于本分的话，那么汪元量的以琴声面对强权就是一种人性的亮点，人性的光辉，虽遭压抑数千年而终于没有消亡的明证。

第七篇 “留得桃源好避秦” / 065

——谢枋得铁硬的脊梁

谢枋得，我们知道他是因为他编订了一本与《唐诗三百首》齐名的《千家诗》，我们了解他是因为知道了他与文天祥是同榜进士，他的抗元，他的“脊梁铁硬对皇天”。想来也真是天之厚南宋王朝，公元1256年，在丙辰进士榜569人的名单当中竟然有文天祥、谢枋得和陆秀夫三位同登。三人都为赵宋王朝的江山社稷出尽了最后一点力，流尽了最后一滴血，以死殉国。

第八篇 “到头谁似一盆兰” / 075

——郑思肖的墨兰之思

郑思肖，父丧、妻丧、君丧、母丧、子丧、国丧，变故迭起，灾难纷呈，这对一个不到40岁的人来说，想不疯都难。幸亏这世间还有艺术。于是，所有的国难家难经过了眼泪的发酵，都凝聚于笔端，喷薄成一幅幅画，一首首诗。这是一个被生活和艺术扭曲了的艺术家，一如醉酒，醉身不醉心，在乖戾行状的背后是一颗异常清醒、敏感的心。荒诞的人生直接催生了怪诞的

艺术，郑思肖的“奇”与“怪”为艺术开启了一脉野性十足的清流，直接濡溉了后世的“八大山人”和“扬州八怪”。

第九篇 完美的伤痛 / 086

——千古谁识赵子昂

赵孟頫，一个除了“变节”之外近乎完美的人，一个除了“背叛”之外再也找不到其他任何污点的人，这越发使我们扼腕：你为什么偏偏生在帝王之家？你为什么使你的名声如此之大？你为什么就不能再“坚持”一下？

时过境迁，尘埃落定，到现在我们是否可以用一种比较宽容、甚至同情的目光去打量一下这位历史的复杂物了呢？我想，这一切都源于书生的弱，更何况他过惯了的那样一种贵族生活：琴棋书画，诗酒香茶，红袖添香，斗鸡走马，一个首先、完全被艺术“俘虏”了的艺术家，沉醉不知归路，也就休管他谁做天下。

宽恕他吧！

在那么多的“烈士”群落里拎出这么一个“叛徒”是想缓一缓神经，真切地认识一下人性的复杂。

第十篇 袈裟·道袍·青衫 / 094

——朱耷的身份焦虑

朱耷，又一个被生活和艺术扭曲了的灵魂，“中国17世纪最伟大的艺术家”。袈裟、道袍、青衫，在中国文化史上也许再也找不到第二个像朱耷这样的僧人、道人和俗人了。服装的频繁更迭转换折射出的是八大对自己身份的焦虑：国破了，家亡了，自我丧失了，到哪里才能找回那个19岁之前的朱耷？由儒入佛是因为看到了复国的无望；由佛还儒是因为尘缘未断六根并未清静；由儒入道是因为想寻找一个两全的人生；再由道还儒倒是因为真正参透了人生：这世界并无一方可以安妥

灵魂的净土。80年的人生就这样在忽僧忽道半迷半醒疯疯癫癫寻寻觅觅中完结了。也许,唯有艺术才可以安妥他那焦躁不安的灵魂。

第十一篇 天下大害君主制 / 102

——黄宗羲的石破天惊

没有新思想的萌发、裂变,再天翻地覆的历史更迭也只不过是一种轮回。中国历史的车轮到了黄宗羲这里因陡然生出了巨大的摩擦力而不再打滑,吱嘎前行。记得鲁迅先生在为白莽的《孩儿塔》所作的序言里曾经有这么一段话:“这是东方的微光,这是林中的响箭,这是冬末的嫩芽,这是进军的第一步,……这是真的声音,醒过来的血的蒸汽……”我想把这段话奉献于黄宗羲坟草青青的墓前,以此来纪念这位“在天幕下”执著抗争的思想勇士。

第十二篇 流亡是我的美学 / 113

——顾炎武的家国天下

顾炎武,“亡国与亡天下奚辨”?一个彻底看穿了历史轮回把戏的智者、诗人和思想家。如果说遗民的生存免不得流亡,那么任谁也比不上顾炎武这样25年的流亡。早年为国事奔走呼号,中年为匡复献计献策,晚年为天下四处流亡。流亡成了顾炎武的主观选择的生存方式,成了顾炎武最高的美学原则。

第十三篇 “夺朱非正色,异种亦称王” / 123

——“千古罪人”吕留良

吕留良,就是那个因了思想的锋芒而被雍正皇帝“出奇料

理”的吕留良，就是那个自信一定能够“重见天日”的吕留良，就是那个被“故乡相处流传”着很多故事来纪念着的吕留良，就是那个为诸多“大侠”们提供了很多武侠素材的吕留良。明末清初的士子们的心路历程大致相当，唯有吕留良闹出了如此气象，让雍正帝近乎失态地亲自上场充当了一次“审判长”，开了用“攻心”之术来消灭士子灵魂的先河，为后世的一切权力拥有者改造知识分子树立了榜样。

第十四篇 烈士血、情人泪 / 134

——遭逢乱世的才子佳人

冒辟疆与董小宛，钱谦益与柳如是，侯方域与李香君，吴梅村与卞玉京……他们是才子，她们是佳人，他们是乱世中的才子佳人，他们因乱世而走到一起，他们因走到一起给这个铁与血的乱世平添了些许芬芳。个体与家国，爱情与兴亡，仕进与归隐，艺术与人生……这都是历史的小细节，却都是人生的大关目。乱世来临，民可以随王法草可以随风，读了几卷诗书的士子们呢？选择起来就没有那么简单，尤其是那些始终默默地站在男人的背后，关键的时候却常常被放置于祭坛之上，几乎被宏大的历史叙事所悬置的妇女就更为艰难。她们在明末清初这一段尤为特殊的动荡岁月里所焕发出的芝兰之香，不止为“明末清初”甚至为整个中国历史，充满着“三国演义”气、“水浒”气的中国历史注入了些许“清明上河图”气，那是一种为历朝历代的市井百姓所渴望的正常的生活。她们以一种极其另类的方式挺进历史。她们的命运之于历史、或历史之于她们的命运，都显得非同寻常。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可怜的中国士子、红装们连这点想过正常生活的权力也难以拥有。好在他们都已走进了历史，走进了艺术，“身后是非谁管得，满城争说蔡中郎”。是的，是是非非已不是我所关注的重心了，我所关注的是他们如何在那样的乱世用诗性的智慧超越了尴尬的人生。

第十五篇 “兴亡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 154

——柳敬亭的说兴亡

柳敬亭，又一个把兴亡看饱的民间艺人，又一个可以笑傲王侯的倡优伶人，又一个“位卑未敢忘忧国”的布衣百姓，又一个凭着自己的一技之长而挺进历史的伟大灵魂。

柳敬亭，在明末清初这么一个大动荡的岁月里，你恐怕是一个最为自由的艺术精灵，只有你可以自由飞翔于宫廷和民间，朱门与柴门，檀板一敲，口舌生春，把个荒诞的历史演义得更加荒诞，把个悲剧的人生讲唱得更加悲剧。折扇展处，是一幅江山如画；檀板声里，是一曲亡国之音。历史风云，在你舌尖上腾挪跌宕；忠奸善恶，在你睚眦间泾渭立分。

哀哉敬亭，他们都只认得你是一介倡优，乱云飞渡，谁能识得你是一个泣血山河的诗人。

第十六篇 北国青竹 / 159

——傅山的包罗万象

傅山，中国文化史上少有的一个百科全书式的人物。

哲学、儒学、诗歌、书法、绘画、金石、考据等无所不通而又无所不精。一部《霜红龕集》让我们领略了他的博学多才。他可以当之无愧地成为清初最杰出的学者和启蒙思想家之一，梁启超称他的学问“大河以北无人能及”，并将他与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人一起排入清初六大宗师行列。也许，这算不得什么，因为举凡这些仍还都属文人的本色当行，在他那样一个时代，能称得上文人的，这应该是看家本领。但其悬壶济世之医学家的身份恐怕就超越了一般文人底色了。也许，这仍算不得什么，几千年的文明史，出他几个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也并不足怪，然而，能有傅山如此高山仰止的人格魅力与坚定的民族气节的百科全书式人物当为世所罕见。正如民间对他的评价：“字不如诗，诗不如画，画不如医，医不如学，学不如人。”

第十七篇 “石在,火种是不会灭绝的” / 172

——张岱的浪子回头

张岱,就是那个中国文化史上少有的“浪子回头”且懂得“忏悔”的张岱,把个小品文侍弄到风华绝代的张岱,没心没肺到国破了家亡了还不忘幽默的张岱,“将寂寞与繁华看作没有两样”,“耐寂寞而不热衷,处繁华而不没落”的张岱,靠一己记忆力来进行他的“复明”大业的张岱,在遗民群落里,张岱是一个非常之另类的存在。

第十八篇 “义帜纵横二十年” / 183

——张煌言的孤军奋战

张煌言,就是那个张苍水,就是那个26岁上投笔从戎勇赴国难,45岁叛徒告密被俘就义与清兵斡旋近20年的张煌言。他曾经置棺帐内,他曾经悬剑床边,他曾经把抗清的信念镶嵌在一个随时可以触及的位置,砥砺着灵魂,锻造着坚贞,以一己的瘦身,肩扛起风雨飘摇的大明江山。20年的披坚执锐,20年的栉风沐雨,20年的披肝沥胆。疾风劲草,板荡忠臣。在遗民群落里,他与文天祥最为相像:出生入死,九死一生,但抗争的精神一以贯之。是英雄气的诗人,是诗人气的英雄。一面是金戈铁马,一面是壮语豪言;战火催生着诗情,诗情记录着战火,战火诗情中他衣袂飘然。当屠刀高高举起的一刹那,他傲岸的身影衣袂飘然地走进了历史。

第十九篇 “终剩归庄万古愁” / 192

——归庄的历史虚无

归庄,《万古愁》曲的作者,中国文化史上少有的历史虚无主义者。其名字本身对其遗民身份构成了一个天启般的巨大

隐喻：归庄，归庄，“庄”在哪里？“归”往何处？“归”意何在？归“途”几何？兵火过后，面对的不仅仅是生存家园的重建，更多的是精神家园的重建，而后者，尤为艰难，它甚至需要一种挖祖坟的勇气和掘地三尺般的奠基。

第二十篇 真不该跟孩子们吵架 / 201

——林琴南的哭笑不得

林琴南，一个被妖魔化了的历史中间物，“一个典型的中国读书人，一个有品有行的文士，一个迂阔固执的老人，但又是一个有血性，有骨气，有操守的老人！”（苏雪林）不幸的是因了一次历史文化的大转型钻进了一帮天真地近乎无赖的孩子预设的圈套，成了历史的笑柄。可怜那么一大把年纪，下那么大功夫盗得异域的火，到头来竟然是引火烧身，自掘坟墓，被一帮不知天高地厚的孩子欺负了。至今我们还隐约听得见老人的忏悔：唉，真不该跟孩子们吵架！

第二十一篇 “人间”何处大“静安”？ / 211

——王国维的心事浩茫

王国维，76年了，一个已经缥缈得近乎虚构的审美意象，但却又是一个真实得有案可稽的历史存在。原本是一个羸弱的书生，默默无闻的书生，“一个老实得像火腿一样的人”（鲁迅语），倘不是昆明湖前的那一个腾挪动作，历史学家是不会回过身来关注这么一个都北伐了还拖着一条辫子的丑陋书生的。现在好了，尊崇者可以无限制地往他身上涂抹赞誉的脂粉，中立者也可以一再警醒世人不要赋予“大师”太多“学问”之外连他们自己也不知道的“伟大意义”，而贬斥者则干脆侮为“腐儒一个”。真个是“身后是非谁管得，满城争说王观堂”。

在他生前，有多少屈辱多少创造多少贡献，我都不管；在他身后，有多少贬斥多少盛誉多少哀荣我都不问，我只关注：

一个人,面对死亡的时候怎么会如此的“平静”?“平静”地参加完毕业生的宴会,“平静”地料理完一些琐事,“平静”地向人借钱,“平静”地雇车去颐和园,“平静”地抽上几支烟,“平静”地跃入湖中,像去赴一个多年欠下的约会。最后,天地都归于宁静。我想,那天的颐和园也该是平静的,风丝也无,那天的昆明湖水也该是平静的,波纹也无。突然想到,先生的表字不就是“静安”吗?先生的号不就是“人间”吗?他的生和他的死都是“静安”的,“人间”的“静安”。可他怎么也不会想到“围绕着他的死”这个世界竟会如此的“热闹”和“喧嚣”。

第二十二篇 中西文化的宁馨儿 / 222

——辜鸿铭的悖谬佯狂

辜鸿铭,我不知道该怎样叙说这样一个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最富传奇色彩的人物:一个让国内很多“风云人物”鄙睨的人物,一个让国外很多智慧的头颅顶礼膜拜的人物,一个偏执到几乎发狂的民族主义者。获十三个博士学位,通九种语言,游大半个地球: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一个东西文化共同孕育的“宁馨儿”,一个彻底的“文化输出主义”者。因为,“辜氏实中国文化之代表,而中国在世界唯一之宣传员”(吴宓),又因为,“愚以为中国二千五百余年文化所钟出一辜鸿铭先生,已足以扬眉吐气于20世纪之世界”(李大钊),不错的,只有他,让西方人真正了解了中国。民族的自尊心、自豪感倒不是那些叱咤风云的人物赢得的,相反,倒是靠着这么一个拖着长辫子的“遗老”挣得的。

终篇 文化神州系谁身? / 234

一部中国遗民史就是一部中国的政治把中国的文化玩弄于股掌的历史,就是一部功利主义嘲弄审美主义的历史,就是一部激进主义战胜保守主义的历史,就是价值虚无与信仰永恒的矛盾历史,就是一部悲剧精神的旗帜永远不倒的历史,就

是一部永远不合时宜的历史。历史,倘若只有一切“向前看”的维度,那么历史真的就如一匹脱了缰的野马,不断狂奔的后果只能是倒毙灭亡。

后记 / 247

序篇

在历史的夹缝中

中国的历史太长,中国的治乱太频,中国的王朝太多,悠悠千载,从何说起?

百转千回,我用我灼热的目光去触摸历史的沟壑:在那里,在历史的夹缝中,还有这么样的一些人生活过。他们被历史学家称作“遗民”,他们被政治家称作“顽固派”、妄想“开历史倒车”,他们被“识时务者”唤作“迂腐”、“死脑筋”、“螳臂挡车”。之所以把目光停留在他们身上,并不为别的,只是因为他们执着的坚守和坚守的执着,只为他们寂寞的生存和生存的寂寞,只为他们选择的艰难和艰难的选择。在这么一个把“实用功利”看得高于一切的国度里竟然还有人把虚幻的、高蹈的“理想”、“信仰”当作“旗帜”永远扛着,“肩上越是沉重,信念越是巍峨”(舒婷诗句)。这多少有些悲壮。

关于“遗民”概念的界定至今仍算不得完备,尽管已有大规模的学术研究成果的出现(如赵园先生的《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和方勇先生的《南宋遗民诗人群体研究》等)。这种不完备既有概念自身的原因(内涵与外延的不确定性),也有概念的界定者心态、视角的差异所致,更有研究者研究范围的限定所囿。按照方勇先生的研究,关于遗民的界说大致有如下几种意见:“它或指后裔,或泛指百姓,或专指亡国之民,或特指怀恋故国而不愿与新朝合作者。甚而至于,仅就最后一项词义来说,又往往与‘隐士’、‘高士’、‘逸士’、‘隐逸’、‘遗逸’等概念互为交叉混合,而与‘逸民’一词尤为混淆不清。”值得推崇的是方勇先生没有停留在传统的认识水平上,而是在剔除了非本质性的属性之后,抽出了具有决定意义的属性,“即主要看他在内心深处是否怀有较强烈的遗民意识”。这多少有点循环界定的嫌疑,没有遗民,哪来的“遗民意识”?在笔者看来,遗民概念的内涵还应再简单一些,遗民概念的外延还应再宽泛一些:一切具有遗民意识、遗民精神的人,一切尊重“传统”(所谓“保守”派),不轻言“革新”(所谓“激进派”)的人,一切不为时念所囿,有着恒定的、一以贯之的价值信仰的人都可称为“遗民”。从政治上看,遗民是一种姿态;从道德上